

青少年變性 知多少

張儀楨 龐慧修 / 節譯

「我們的兒子從會開始說話起，就表達他長大以後不想作男生。他4歲的時候，會把上衣戴在頭上，假裝有一頭長髮。不論他是睡著或醒著，總夢想自己有一天能穿著裙子在台上跳舞。他的聲音極高，舉手投足像女生。他寫了一個自己與白馬王子跳舞的故事，也曾偷偷試穿我的內衣。當他7歲的時候，我們打電話、寫信給許多輔導機構，他們大多都說不知道如何處理小孩的這個問題，但有一個機構很快地就回答說他們有辦法：『我們做變性手術。』於是我們就不敢再打電話求救了。」（註1）

大部分人是近幾年才開始看到變性的新聞。事實上，早在1965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屬醫院就做了美國第一起變性手術（註2），這幾年是因為變性的事上了頭條新聞，才引起大眾的注意；奧巴馬總統還在2015年國會演說中特別為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變性者）爭取權益（註3）。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在北卡州通過HB2號議案，規定變性者必須使用他們出生時性別的洗手間。消息一傳出，許多好萊塢演藝人員、大公司行號和活動立即聲明杯葛，許多報章雜誌也紛紛刊登支持變性者的報導。《時代雜誌》在2013年8月刊中稱變性是「美國的下一個人權運動」（註4），在2014年5月刊稱變性者運動已成熟（註5）。《國家地理雜誌》也在今年1月出版與此相關的月刊和特刊，宣稱性別革命帶來盼望（註6）。但真的是這樣嗎？

被遺忘的受害者

然而《世界雜誌》在今年的4月刊登了一連串的文章，讓我們看到許多被主流媒體遺忘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青少年的變性者（註7）。

凱莉是一位少女，但她強烈地想作男人。在她與一位治療師見過幾次面以後，就開始服用男性賀爾蒙，那年她17歲。幾年以後，她進行了切除雙乳手術，但不久之後她的身心狀況變得更糟，3年後她停止服用男性賀爾蒙，並且想要變回女性。她說：「掙扎中的未成年人很

容易就能得到賀爾蒙藥物，去改變他們的身體……還有哪種能改變一生的藥物，是你可以走進醫生診所，只說你有什麼癥狀，不用做任何客觀的測驗，或對身心和社交影響的評估，就能得到的？難道沒有人守門嗎？」

然而變性真的能解決問題嗎？一位16歲開始經歷變性過程的少女說：「等我完成所有變性的步驟時，變得十分失望，因為我發現所有的問題都還和過去一樣。」另一位少女變性者說：「我終於發現我的性別混淆是源於母親自殺所帶來的創傷。」此外，成年的男變性者溫羅江（Robert Wenman）坦承變性並未解決問題：「我一直在解決外表的問題，但卻沒有解決內心的爭鬥。」另一位後悔變性成女人而已回復男性裝扮的成年男子何嵬（Walt Heyer）則說：「這是一個悲劇；沒有人需要這些手術，他們需要的是深度、有效、長期的精神治療。」（註8）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孩子的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竟然同意讓孩子領著走！一位基督徒醫生說：「孩子對很多事情都還不能肯定，更何況是他們的身分認同。」事實上，研究顯示，80%感到有性別認同障礙的兒童，到了成年後就不再有那些不安的感受了；但是經歷變性的青少年卻有30%曾經企圖自殺，而有40%曾經自殘。

醫生的呼籲

《國家地理雜誌》的1月刊是以一位穿著女裝的9歲男孩為封面，而內頁則刊出一位17歲的少女露出他切除雙乳的疤痕。美國小兒科醫學會的主席柯黛拉（Michelle Cretella）抨擊這作法是「制度化的虐待兒童」。她說：「對於那些在醫學上屬於有混淆問題的人，特別是兒童，你不能給他有毒害的賀爾蒙，或切除他身上的器官……一個人認為或感覺如何，不一定就是實況。」跨性別賀爾蒙藥物的毒害之一，是可能讓他們終身不育，然而對一個才只有13或14歲的孩子而言，很可能無法想像這代表什麼意義，或將來不能有親生孩子是什麼後果。

雖然在現今這個時刻反對變性可能會面臨壓迫，

吃上官司，但仍有很多醫生願意發出正義的呼聲，其中之一便是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精神科醫生麥歇（Paul McHuge）。他用其他精神疾病作比喻，以強調何為事實：「對於有厭食症的孩子，你不會同意他說自己過胖是一件事實。」他自1970年代就開始反對變性手術，因為他發現證據顯示，變性之後在實質上並沒有比原來更好。他不斷強調性別是出生時即決定的客觀事實，不是一種感受或看法；而對於現今醫院和醫生的趨勢，他說：「沒有證據顯示這是好的……我想他們要這樣做是另有原因，但這些孩子將是他們的受害者。」「那些鼓勵孩子去變性的父母，不久之後就要後悔，他們做了不可原諒的事。」

另一位小兒內分泌科的醫生范密德（Quentin Van Meter）說，在他過去行醫的40年間只有一位性別認同混淆的病人，但是單單去年就有四位病人來找他。他認為這是精神障礙的問題。他說：「你不可能改變一個人的性別，因為身體裏的每一個細胞都已經設定好是男性或是女性。」對於很多醫生漠視客觀的事實而順從兒童扭曲的認知，他說：「這就像是國王的新衣。」

當世界都肯定變性的潮流時，基督徒應該預備好去幫助那些絕望的成年人和兒童，而這必須從了解聖經所說的神如何創造人開始——祂照著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神的設計是好的，但罪使得人無法再反映神的形像，就像一塊玻璃已破碎成千萬片。

辛家的經歷

對父母而言，當孩子有這方面的問題時，該怎麼辦呢？本文一開始的那段話，是辛察克和南希（Chuck and Nancy Snyder）的經歷。他們先是看到兒子從小在性別上的掙扎，然而兒子的痛苦遮蔽了他們對聖經的了解，因此他們決定要和兒子一起讀聖經，希望能從神所贊同的角度來看性別。但他們卻看到了罪——兒子的和父母的。

「當我們深入兒子在性別認同上的破碎時，看到了他的罪。他不相信神能夠幫助他以男性的身分生活，他不要神創造他的性別，而悖逆地要求神照著他所想要的性別來過生活。我們也看到了自己的罪。我們害怕神不能改變兒子，雖然我們天天為此禱告；我們也以對神的控訴為傲：千千萬萬的兒童都能接受出生的性別，為什麼神卻收起這個禮物不給我們的兒子？」

大約一年後這對夫婦讀到克萊布（Larry Crabb）醫生的一本書，開始尋求他的幫助。克萊布醫生首先力勸他們要把兒子單單看成是一個在學習享受男性身分上有掙扎的男孩，只是在程度上屬於相當極端的一類。克萊布醫生也建議他們夫婦要一同活出神所創造之男性與女性的喜樂，並禱告這喜樂的暖流能衝擊兒子，使他感到神設計性別的美好與對稱。這是神讓他們看到的福音機

會。「我們相信神會給我們和兒子都有足夠的勇氣為神而活，而不是為自己而活……在恐懼之處，神以愛來掌管我們。」

接著他們看到整體的神。「我們看到神的真理——不但兒子的性別是萬王之王賜下的禮物，連我們的也是，而我們要將之活出來，為的是榮耀神。我們看到神的大能——祂使兒子踏出破碎但美麗的信心步伐。我們看到神的憐憫——祂將福音的寶貝藏在破碎的瓦器裏，也用福音來建造這瓦器的生命。我們看到神的良善——祂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在我們的心裏，使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耶穌基督的臉上。我們看到神的榮耀——這就足夠了。」

當他們的兒子進入青少年後，愈發有男子氣概；當他長大成人以後，對神和神國的傾向更加增強。雖然他仍有掙扎，仍在奮戰，但他加入以福音為中心的教會，參與小組，與牧師分享。最近他對父母說：「謝謝你們當年沒有讓我變成女孩子。」

新生的盼望

雖然處理性別認同障礙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揭開多層複雜的罪與痛苦，然而我們從辛家的經歷看到了盼望，這盼望是在主耶穌基督裏的。今年三月變性者易博（Bou Ezz）慶祝他恢復男兒身3週年，他說：「耶穌救了我，祂改變了我的生命！」

是的，帶有亞當罪性的人類，每時刻都會遇到不同的人生問題，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不論世界的輿論有多強硬，或聽起來多有道理，但其實都解決不了人心與身體所面臨的問題。信靠耶穌才是我們真正和惟一的答案！

（本文主要節譯自註1「養育性別認同破碎的孩子」和註7「兒童受苦」）

註1. <http://www.harvestusa.org/gender-brokenness-raising-a-child-with/#.WP-5yIjyu00>

註2. <http://www.jhunewsletter.com/2014/05/01/hopkins-hospital-a-history-of-sex-reassignment-76004/>

註3.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4/us/transgender-bathroom-law.html?_r=0

註4. <http://www.nytimes.com/2013/08/01/opinion/the-next-civil-rights-frontier.html>

註5. <http://time.com/135480/transgender-tipping-point/>

註6.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photography/proof/2016/12/robin-hammond-gender-cover/>

註7. https://world.wng.org/2017/03/suffer_the_children

註8. https://world.wng.org/2017/03/sounding_the_alarm